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三回 力降龍虎 道伏鬼神

詞曰： 試看洋洋為盛，須知木旺金強。驚天動地播馨香，終是粗疏伎倆。  
一點慧登無上，兩間氣塞洪荒。主人白日吐靈光，不怕火燈不讓。

右調〔西江月〕

話說小石猴，在無漏洞中得了自心中的真師傳授，便一時賣弄神通，跳出洞外，要試試金箍鐵棒。此時恰好天明，紅日初升。他走到鐵棒跟前，將兩袖卷起，口裡祝誦道：「老大聖有靈有聖，助你子孫一臂之力，好與你重展花果山威風，再整水瀛洞事業。」說罷，用雙手將鐵棒一舉，真個作怪，那條鐵棒早已輕輕隨手而起，喜得個小石猴心花都開了，便暗依著心傳的用法，左五右六，丟開架子，施逞起來。初時猶覺生疏，舞了一回，漸漸熟滑，便嫌山低礙手，又捏著騰雲訣法，將腳一頓，叫聲：「起去！」早已起在半空，放開鐵棒，縱橫橫，就如一條游龍在天際盤旋。滿山的猴子，不知是小石猴成了仙舞棒，但見半空中霞光瑞氣，滾作一團，以為奇事，忙報知通臂仙，都走到山前觀看，看了半日，都只鄙作野仙過。小石猴從上看下轉看得分明，遂漸漸按落雲頭，舞到面前。眾猴子此時方看得明白，一齊嚷道：「原來是孫小聖舞金箍棒，大奇大奇！」小石猴聽了，欣欣得意，因停住手將鐵棒豎在山前，向通臂仙下拜道：「老祖看愚孫舞的棒，比當初老大聖的何如？」通臂仙慌忙扶起道：「你如今已成了仙，得了道，如何還行此禮？」小石猴道：「就是成仙得道，也虧老祖指點之功，如何敢忘！」通臂仙道：「你是哪裡學來的棒法？與老大聖一般無二。」小石猴嘻嘻的笑道：「老祖好眼力，我這棒法就是老大聖傳的，怎不一般！」通臂仙道：「此山自老大聖成佛之後，無主久矣，眾子孫多沒些規矩。你既傳了老大聖的道，你就是此山之主了。」小石猴道：「老祖在上，愚孫怎敢僭妄？」通臂仙道：「你知我是一個世外閑散之人，不必過謙。」遂令滿山眾猴子都來參見新大王。眾猴子看見小聖半空中舞棒，何等神通，誰敢不伏！遂分班依次行君臣之禮。禮畢，各各去採仙桃，摘異果，備酒與大王賀喜；惟通臂仙以賓禮相陪。飲到半酣之際，通臂仙說道：「大王，這條鐵棒使得趁手麼？」小石猴道：「好倒好使，只嫌他郎伉，不便收拾。」通臂仙道：「大王原來不知，這條鐵棒原是大禹王的天河定底神珍鐵，又叫做如意金箍棒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；當初老大聖只變做個繡花針藏在耳朵裡面，怎麼不便收拾？」小石猴聽了不信，道：「哪有此說？」通臂仙道：「大王不信，請試試看。」小石猴真個走到山前，將鐵棒拿在手中，叫道：「我要小些！」忽然就小了許多。連連叫道：「小小小！」到繡花針一般纔住，放在耳朵裡面恰恰正好；拿出來叫聲：「大大大！」依舊是一條金箍棒。喜得個小石猴滿心癢不知摸處，連連朝著通臂仙謝道：「多蒙指教。」自此之後，山中無事，便提著條鐵棒到各處試法。

一日，游到東海上，看見波濤洶湧，魚龍出沒，心下忽道：「我聞佛家將龍放在鉢盂中畜養，名曰豢龍；又有一種英雄豪杰，力能屠龍，將龍肝充作八珍之味。我今得了道法，也不耐煩取來鉢中豢養，也不傷生害命去屠他。今閑行無事，且釣他一個起來耍耍。」遂取出金箍棒叫聲：「變！」變做一根釣竿，萬丈絲綸，綸上掛一個鉤子；又撥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變做一顆斗大的明珠，掛在鉤上，輕輕投在水中。那顆明珠到了水裡，光彩陸離，引得那些小龍子龍孫都爭來吞奪。嚇得那巡水夜叉慌忙跑到水晶宮，報與老龍王道：「大王，禍事到了！」老龍王驚問道：「何事？」巡水夜叉道：「海岸上不知何處走了一個仙人來，雷公嘴、火眼金睛，好似當年借兵器的孫大聖一般模樣；只是年紀小些，手拿著釣竿絲綸，以明珠為餌，在那裡釣龍哩！我王的大殿下、小殿下。都七八被他釣去了。」老龍王聽了，大驚失色道：「這卻如何是好？」鰲丞相奏道：「何不令鯉將軍帶領蝦兵蟹將，與波作浪去殺了他？」老龍王道：「別個猶可，若說象雷公嘴、火眼金睛的孫大聖，這卻惹他不得，莫若出去看光景，還是求他為上。」遂領了許多水兵，半雲半霧，半波半浪的逼近岸邊，近著問道：「何處上仙？請留尊名。」小石猴看見老龍王領著兵將來問他，因嘻嘻笑道：「我不說你也不知，我是當年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瀛洞，大鬧天宮，玉帝親降旨封弼馬溫，後加齊天大聖，今證果鬥戰勝佛孫悟空嫡派子孫，新成道法尚未受職，承家德自稱齊天小聖孫履真是也！」老龍王又問道：「既是齊天孫大聖的令嗣，當初老大聖與小龍薄有一面之交，小龍曾送他一塊天河定底神珍鐵，又叫做如意金箍棒，上仙既係他一體，老大聖成佛之後，這件寶貝不知如今卻在何處？」小石猴笑道：「賢鱗長也太多心，莫非疑我假冒宗支，要個證據麼？這也不難。」將釣竿絲綸提起，仍舊復做一條金箍棒拿在手中。先丟開解數，舞得天昏地暗，後照老龍王劈頭打來，道：「賢鱗長，請細看看這條鐵棒是也不是？」嚇得個老龍王諾諾倒退，連連打躬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不要動手，且請到小宮獻茶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正要造宅奉拜，只是莫嫌殘步。」老龍王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忙叫分開水路。此時，鯉將軍與蝦兵蟹將已嚇得屁滾尿流，聽叫開路，都戰戰兢兢往前奔馳。小石猴手執著鐵棒，竟搖搖擺擺步入水晶宮來，老龍王忙叫備酒相留。不一時，珍味滿前，音樂並奏，又邀了西南北三海龍王都來相陪。飲酒中間，這個龍王說道：「當初，老大聖與小龍實係故舊，還求青目。」那個龍王又說道：「小龍既與小大聖忝在通家，要甚寶貝，只管來取！」寶貝只管來取。」你求情，我稱頌，奉承得小石猴滿心歡喜道：「既係通家故舊，又承高情降伏於我，只要你長遠為我鎮壓虎勢，我也再不來聒噪你了。」說罷，竟提著鐵棒跳出海外，竟回花果山去了。眾龍王都驚驚喜喜，老龍王道：「早是不曾聽鰲丞相之言，若與兵與他廝殺，此時弄出大禍來了。」遂商議時時進貢些珍寶，以圖安靜不題。正是：

少自微微老自強，興雲作雨不尋常。

慢言九五飛天去，若遇潛時只合藏。

小石猴既降伏了龍王，又想到：「海中既以龍為王，山中必以虎為君了。龍乃真陽，有些靈性，還認得我小孫是個好人，百般結識我，這也放得他過；那虎是個殘暴的蠢物，逢人便思量嚼他，況且住在山中，這山中又是我子孫出入的所在，若不整治他一番，他必定以我子孫為魚肉，豈不損了威風，壞了體面？」算計已定，便拖著鐵棒到西山來尋虎打。誰知老虎就象惡人一般，雖不知禮義，吃人無厭，卻也只是欺負良善軟弱；倘撞見專搏虎的馮婦與慣射虎的李廣，他卻也害怕。

這日，巡山的餓虎聽得有人走動聲響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今日造化，又有飽食了。」忙伏在樹林叢中窺看，看見孫小聖雄糾糾，氣昂昂，拿著金箍棒走進山來，東張西望。那大蟲雖然頑蠢，然貪生怕死也是一般，看見勢頭有些古怪。便不敢現身，悄悄走回穴中，報與眾虎道：「有個人進山來了。」眾虎嚷道：「你這呆種，既有人進山，何不白白吃了他！又來報什麼？」那大蟲搖著尾道：「我看那人尖嘴縮腮，定然鄙吝，不象個肯把人白吃的。」眾虎道：「縱然鄙吝，遇著我們這班凶神，卻也饒他不得。」七、八只猛虎一齊咆哮哮跑了出來，竟奔前山。孫小聖遠遠望見，歡喜道：「孽畜來得好！我正要尋你。」掄著鐵棒，照頭就打。那七、八只虎卻也猛惡，一齊張牙舞爪，四面竄扑將上來。孫小聖見了道：「好孽畜，不知死活！我也顧不得傷生了。」把鐵棒緊攥一把，一個鷄子翻身，那條鐵棒隨身似風車一般，一個旋轉，眾虎躲閃不及，牙蕩著牙碎，爪遇了爪傷，骨磕著骨斷，皮抓著皮開，盡皆負痛，東西逃命；獨有一只老黃虎，後腿被鐵棒掃了一下，跌倒在地，動彈不得。孫小聖趕向前又要打下，只見那黃虎伏在地下連連點首，似有求饒之意。孫小聖因停了鐵棒，喝道：「孽畜！你也知道要性命麼？」那虎只是點頭。孫小聖道：「你既怕死，我也不忍傷生。我花果山右山有個空缺，常常被人偷果，今帶你去看守吧。」遂拔下一根毫毛，變作一條鐵索，將虎頭縛了，就如牽羊一般牽了回來；另換一條鐵鏈，鎖在一塊有孔的大石頭上，叫他看守門戶。那虎服服帖帖聽他使喚。真是：

金剛雄且壯，終日守山門，

我佛慈悲相，端居稱世尊，

微妙無一寸，丈六現崑崙；

始知無上理，是謂天地根。

那小石猴自龍屈虎伏，殊覺獨尊，□分快活。因謂通臂仙道：「我賴祖傳道法，橫行直撞，做了個神仙；然做神仙要洞達陰陽，通透五行，我卻全然不懂。明日會著那上八洞、中八洞、下八洞眾聖群仙，講生死，論善惡，一時答應不來，豈不被人看做又路貨，受他輕薄。」通臂仙笑道：「大王又來謬謙了。俗語說得好，一法通，萬法通，天下無有不明道理的神仙。大王既有此等通天徹地的手段，自有測往知來的見識，莫要說謊哄我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我與老祖一家人，怎敢說謊哄你！若論變化，說騰挪，刁鑽小巧，不敢欺，般般皆會，件件皆能，愈出愈奇；至於成已成物，盡性至命的大道理，其實糊糊塗塗不會講究。」通臂仙道：「糊塗倒也行得去，只恐背前面後終有人指搦大王。既要做個古今不朽的正氣神仙，這些生生死死善善惡惡的道理，還須細著講究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我也情願如此，但不知尋誰可以講究。」通臂仙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木有本，水有源，要知善惡生死，須問閻羅天子。」小石猴聽了，歡喜道：「老祖說得是，我就去問。」遂取出鐵棒，存神屬想，一個筋斗直打入幽冥地府來。早遭幾個不知事的少年夜叉看見，忙上前攔擋道：「什麼厲鬼？敢如此行凶！」孫小聖笑罵道：「把你個不曉事的魍魎！我是厲鬼，你難道轉叫做個善人？不要走，吃我一棒！」將棒稍稍撥一撥，早驚倒無數小鬼叫苦連天，卻驚動幾個老夜叉、老小鬼出來張望。看見孫小聖的模樣，忙跑入森羅殿，報與□殿閻君道：「禍事，禍事！數千年前的那個雷公嘴、火眼金睛的惡神道，又打來了。」秦廣王道：「胡說！雷公嘴、火眼金睛是孫悟空了；我聞他已成正果，登了佛位，如何肯行凶又作少年惡狀，莫非錯看了？」老夜叉、老小鬼齊聲道：「是他是他，不錯不錯。」□王驚疑不定，只得整衣迎出殿來。

孫小聖早已走至階前，□王請到殿上分賓主坐下。秦廣王先開言問道：「上仙尊顏好似齊天孫大聖一般，久聞大聖已享西方極樂，今日有何貴幹，又到此幽冥下界？」孫小聖道：「賢王好眼力，看得不差。成佛的齊天大聖乃是家祖，在下晚輩，賤名履真，自愧不能親承祖訓，又恐怕墮落了家聲，勉強自作聰明，修習些皮毛粗道，聊以保全性命；但愧無師無友，茅塞胸中，故竭誠奉拜，懇求列位賢王看家祖薄面，指教一二。」□王齊道：「上仙差了。大道玄機乃造化所秘，從來仙聖俱未發明，即我佛拈花微笑，亦是捕風捉影；何況我輩冥王根識淺薄，不過奉簿書從事，焉有高論以效芻蕘。」孫小聖道：「列位賢王不謂過謙，俗語說得好，耕問僕，織問婢。他事不敢苦求，但生死一案，乃列位賢王之執掌；善惡兩途，乃列位賢王所分別。且請問：顏回壽夭，盜跖長年，這個生死善惡卻怎生判斷？」秦廣王道：「上仙不恥下問，敢不竭愚。概論其常，則壽夭本於善惡；分言其變，則壽夭萬萬不齊。有資稟弱強之壽夭，有斷喪保養之壽夭，有天眷天罰之壽夭。若顏回、盜跖之壽夭，乃資稟強弱之任其夭也。有流芳遺臭之善惡，有享福受禍之善惡，有應運應劫之善惡。若顏回、盜跖之善惡，乃流芳遺臭之顯其名也。故陰司判斷不敢執一。」孫小聖道：「賢王常、變二論，最是明白。變者既萬萬不齊，且莫去管他，只說本於善惡。常人之壽夭，還是賢王臨時斟酌其善惡，使他或壽或夭？還是預先知其善惡，而注定其壽或夭？」秦廣王道：「凡人之生，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。陰司不過按其年月日時，勾攝奉行，片刻不敢差移，豈容臨時斟酌？」孫小聖道：「若是這等說，人之生死皆有定數，這不叫做壽夭本於善惡，轉是善惡本於壽夭了。若果如此，則善人不足敬，惡人不足懲；陰司生死之案，只消一個精明之吏，照簿勾銷足矣！何必□位賢王這等費心判斷？就是□位賢王也不消苦用極刑，擅作報應之威福也。」□王聽了，面面相覷，無言可答。因贊嘆道：「上仙高論，發古所未發，不獨使我等抱慚，亦可想見上帝立法之未盡善也。」孫小聖道：「這不干列位賢王之事，也罷了！但陽世官貪吏弊，故設陰司，不知陰司判書亦有弊否？」□王道：「我等忝居王位，焉敢徇私？但恐才力不及，為鬼判蒙蔽，今前案俱在，求上仙慧眼照察；倘有弊端，乞為檢舉，以便改正。」孫小聖也不推辭，道：「既蒙列位賢王見委，敢不代庖，以效一得之愚。」□王聽了，俱各大喜，齊起身拱他居中坐下。□王列坐兩旁，遂命鬼判將前後各種文簿俱呈於案上。

孫小聖卻不從頭看起，信手在半中間抽出一本來看，卻是水族生死詰告簿；又信手在半中間拽過一張來看，卻是大唐貞觀□三年涇河老龍告唐太宗許救反殺一案，後審單寫得明白道：

審得老龍擅改天時，克減兩數，其罪合誅。雖唐太宗夢中許救，而人曹官魏徵實奉帝命，運神施刑，此陰陽靈用，唐主人王實出不知，安得以反殺坐之？及查老龍王生死簿，南斗未注其生，而北斗已先注其合死人曹之手，則其受茲戮也，不亦宜乎！罪辜已伏，速押轉生，無令妄告。唐太宗不知不坐。免罰還陽。

孫小聖道：「此宗卷案，列位賢王判斷可稱允合情理矣！但有一事，不足服人。」□王道：「何事不足服人？」孫小聖道：「我聞善惡皆因心造，這龍王未生時，善惡尚未見端，為什麼北斗星君先注其合死人曹官之手？既先注定了，則老龍擅改天時克減兩數這段惡業，皆北斗星君制定，他不得不犯了！上帝好生，北斗何心，獨驅老龍於死地？吾所不服。」□王皆茫然半晌道：「或者老龍前世有冤孽，故北斗星君報於今世。」孫小聖道：「若說今世無罪遭刑，足以報前世的冤孽，則善惡之理何以能明？若今世仍使其犯罪致戮，以彰善惡之不爽，則前世之冤愆終消不盡。況前世又有前世，後世又有後世，似這等前後牽連，致使賢子孫終身受惡祖父之遺殃，惡子孫舉世享賢祖父之福庇，則是在上之善惡昭然不爽，在下之善惡有屈無伸矣！恐是非非如此游移不定，不只足開舞文玩法之端乎？」□王齊拱手稱揚道：「上仙金玉之論，幾令我輩擱筆不敢判斷矣！」孫小聖笑道：「這總是混沌留餘，實非列位賢王之罪。」說罷，又信手抽出一本來看，卻是萬國帝王天祿總簿；又信手揭起一張來看，卻是南瞻部洲大唐太宗李世民，下注著享國三□三年。孫小聖問道：「這唐太宗，可就是差唐三藏法師同我老大聖往西天去取經那個皇帝麼？」□王答道：「正是他。」孫小聖道：「他貞觀政治太平，也要算個有道的帝王了，享國三□三年也不為多。」再細看時，只見兩個「三」字不是一樣的。下一個「三」字，三畫停勻；上一個「三」字，三畫皆促在上面，心下有些疑惑，復留心一看，又見上二筆墨色濃於下一筆，因指出付與□王看道：「此「三」字似乎有弊。」□王看了，俱各大驚道：「果然是添改。」因叫眾判官查問是誰。眾判官盡推不知。秦廣王道：「此事豈容推卻！」叫抬過業鏡來照，照出是判官崔珏作弊，崔判官方伏地請罪。□王大怒道：「唐家國運，通共該二百八□九年；今太宗名下添了二□年，卻不湊成三百零九年了？違悖天數，不獨汝輩死不足盡辜，即我輩□王俱獲罪不小。只得解你到上帝處，請旨定奪。」崔判官只是磕頭。孫小聖因問道：「崔判官你為何作弊？」崔判官道：「唐太宗實判官故主，又有人曹官魏徵書來，故一時徇情。」孫小聖勸□王道：「事已既往，不可追矣！且權在列位賢王，解到上帝，未免多事。今幸尚是唐家天下，莫若挪前減後，扯平他的運數便了。」□王道：「上仙吩咐，敢不領命！但不知怎生扯平？」孫小聖道：「可查唐家後代，該到何宗？」□王道：「此後該到憲宗了。」孫小聖道：「可查憲宗該多少年壽？」□王道：「該享國三□五年，享年六□三歲。」孫小聖道：「何不改注他享國□五年，享年四□三歲，便扯平了。」□王聞言大喜道：「又蒙檢舉，又蒙周旋，感德不淺。但憲宗彼時四□三歲，精力未衰，如何便得晏駕？」孫小聖道：「這有何難，近日皇帝多好神仙，愛行房術。崔判官既私延太宗之壽，何不即將他罰作方士獻丹藥，以明促憲宗之壽。承行作弊，本該正法典刑，姑念盡忠故主，合令杖殺，以了此一段公案。」□王齊拱手稱道：「昔年老大聖判斷公事，只憑鐵棒，威則有餘，理實不足；今上仙針芥對喝，過於用棒，可稱跨灶。」遂立罰崔判官投股山人柳家，取名柳泌，俟孽案完，再來服役。

孫小聖斷罷，又信手抽出一本來，卻是普天下百姓生死簿；又信手揭起一張來看，卻是銅臺府地靈縣善土寇洪，只見墨筆注著陽壽六□四歲。又見朱筆將「六□四」三字塗抹，改作「七□六」。孫小聖看了詫異，又付與□王道：「此何說也？」□王道：「此人本壽只該六□四歲，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，因念他生平好善，加他一紀，故改注了七□六。」孫小聖大笑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生死為賞罰之私囊，則北斗非春秋之鐵筆矣！陰司道理，如斯而已，看他何用？」將簿書一推，立起身道：「承教，承教！」向□王道：「莫怪，莫怪！」遂走下殿來。忽見殿柱上貼著一副對聯，道：

是是非非地，  
明明白白天。

孫小聖又微微笑道：「這等一座大殿，五字對聯忒覺少了。我替你添上幾個字何如？」□王齊道：「最妙！」孫小聖將案上大筆提起，蘸得墨濃，在「是是非非地」底下添上六字，又在「明明白白天」底下也添了六字。道：

是是非非地畢竟誰是誰非，  
明明白白天到底不明不白。  
添寫畢，丟下筆哈哈大笑，仍提著鐵棒，一路打筋斗雲，竟回花果山去了。正是：  
道高龍虎伏，德重鬼神欽。